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

Ernest Hemingway

丧钟 为谁而鸣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吴建国 译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
Ernest Hemingway

丧钟为谁而鸣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吴建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丧钟为谁而鸣/(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吴建国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
ISBN 978-7-5321-5998-7

I. ①丧… II. ①欧…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9784 号

Ernest Hemingway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邱小群 刘佳俊
封面绘图:杨 猛
封面设计:高静芳

丧钟为谁而鸣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吴建国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9.5 字数 532,000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998-7/I·4789 定价:69.00 元

此书献给

玛莎·盖尔霍恩

谁都不是一座孤岛，
能岿然独存；
人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片，
构成大地绵绵；
倘若这块泥土被大海冲掉，
欧洲就会缩小，
冤冤海岬，
抑或你或友人的某个宅邸，
概莫如此；
无论谁殒灭，
我都受折损，
因为人人皆我，我皆人人；
所以，不要去打听那钟声为谁而鸣；
钟声超度的恰是你的亡灵。

约翰·邓恩^①

① 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和传教士。他最著名的作品多收录于诗集《诗与短歌》。他也撰写宗教诗歌，自1621年起任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是当时最有名望的传教士之一。

第一章

他卧伏在棕褐色松针落满一地的树林里，下巴支撑在交叉的双臂上，高高的头顶上方，风在吹拂着松树的树冠。山坡上，在他所匍匐的那个位置，坡度并不大；但再往下去地势就很陡峭了，他能看见那条蜿蜒穿过山口的柏油路黑乎乎的路面。有一条小河与柏油路相平行，远远望去，他看到山口下的小河旁有一家锯木厂，河水正漫过蓄水坝流淌下来，在夏日的阳光下泛着白光。

“是那家锯木厂吗？”他问道。

“是的。”

“我记得不是这家呀。”

“这家锯木厂还是你从前在这儿时建造的。原来那家老锯木厂还要再往前面去；在那边的山坡下，离山口还远着呢。”

他在林中就地展开那张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查看起来。那位老者则在他肩后张望着。他是一个长得敦敦实实的老头儿，身穿农民的黑色罩衫和硬如铁皮的灰色裤子，脚蹬一双绳底鞋。因为一路攀爬上来，他还在喘着粗气，把一只手搁在一只沉重的背包上，他们随身带来了两只大背包。

“如此说来，在这儿是没法看见那座桥了。”

“可不是嘛，”老头儿说，“这个山口的周围地势平缓，河水的流速也慢。再往下去，那条公路就拐进树林不见了，那里的山势陡峭得出奇，还有一条险峻的峡谷呢——”

“我想起来了。”

“那座桥就横跨在这条峡谷上。”

“他们的哨所都设置在哪些地方？”

“有一个哨所就设在你看到的那个锯木厂那边。”

这位正在仔细观察地形的年轻人从他已褪了色的土黄色法兰绒衬衣的口袋里取出望远镜，用手帕擦了擦镜头，然后调整着目镜的焦距，直至锯木厂的那些木板堆豁然呈现在眼前。接着，他又看见了门边的一条长木凳；继而又看见了敞开的棚屋里的圆锯、圆锯后高高堆起的那一大堆锯木屑、一段用于传送木料的滑道，小河对面那片山坡上的木料就是通过这条滑道运送过来的。那条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清澈而又畅快，水流在蓄水坝边打着漩涡，激起的浪花在随风飞舞着。

“没有岗哨嘛。”

“厂房里有烟飘出来，”老头儿说，“晒衣绳上还晾着衣服呢。”

“我看到啦，但我没见有岗哨啊。”

“他也许正待在某个阴凉的地方，”老头儿解释说，“那里现在很热。他说不定就躲在我们看不到的阴暗角落里纳凉呢。”

“也许吧。另一个哨所设在哪儿？”

“在桥的南面。那个哨所设在养路工的工棚旁边，在距离山口顶端五公里处的位置上。”

“这个哨所有多少人？”他指着锯木厂说。

“大概四个，再加一个警卫班长。”

“桥南面的那个呢？”

“那个要多些。我会打听清楚的。”

“桥面上呢？”

“向来是两个，一头一个。”

“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人手，”他说，“你能召集到多少人？”

“你要多少人，我就能给你找来多少人，”老头儿说，“这一带山里现在就有不少人呢。”

“有多少？”

“一百多号吧。不过，他们现在都分成小股了。你需要多少人呢？”

“等我们勘察好这座桥梁后，我会告诉你的。”

“你想马上去勘察么？”

“不。我眼下先要找个地方把这批炸药藏起来，要一直藏到需要用的时候。我希望能把它藏在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如果可能，藏炸药的地方离桥头至多不超过半小时路程。”

“这很简单，”老头儿说，“我们马上去那个地方，从那儿到桥头，一路全是下坡。不过，我们先得老老实实爬上一段山路才能到达那儿。你饿了吗？”

“是啊，”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还是待会儿再吃吧。该怎么称呼你呢？我忘啦。”他居然把这位老者的名字给忘了，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个不祥的征兆。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人家都叫我安塞尔莫，家住阿维拉^①的巴尔库城。让我来帮你背那只背包吧。”

这位年轻人是一个瘦高个儿，满头金发被太阳晒出了一条条深浅不一的印迹，脸上是一副饱经风吹日晒的模样。他身着一件已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衣和一条农民的裤子，脚蹬一双绳底鞋。此时，他俯下身来，将一只手臂伸进背包一侧的皮带，用力将那只沉重的背包甩上肩头，又费劲地将另一只胳膊插进另一侧的皮带，把背包的整个重量移至后背上。背包原先压着的那个部位的衬衣依然是汗湿的。

① 阿维拉，西班牙西部一省份，是旧时卡斯蒂亚尔王国的都城。

“我已经把它背上身啦，”他说，“我们怎么走？”

“我们得爬坡。”安塞尔莫说。

虽然被背包的重负压弯了腰，累得大汗淋漓，他们仍脚步稳健地攀爬在山坡上密密的松树林里。年轻人根本看不出那儿有什么路径，但他们一直在奋力向上攀登，终于绕到了山坡的阳面，此刻正趟过一条小山涧，那位老者踏着乱石嶙峋的山涧河床的边缘，始终步履矫健地走在前头。越往上爬，坡度越陡，行动也越是艰难，终于，那条小溪似乎在他们头顶上方一块突伸出来的光滑平整的花岗岩边缘直落下来，直到这时，老头儿才停下脚步，在悬崖脚下等候年轻人赶上来。

“你感觉怎么样？”

“没问题。”年轻人说。他正挥汗如雨，由于山高路陡，一路攀越上来，他大腿的肌肉还在一阵阵地抽搐。

“在这儿歇歇脚，等我一下。我先走一步，去给他们打个招呼。背着这玩意儿，你总不见得想挨枪子儿吧。”

“即便是开玩笑，也使不得呀，”年轻人说，“路远吗？”

“很近。人们平常都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①。”年轻人回答道。他已卸下背包，并小心翼翼地把包放在山涧边的两块大石头之间。

“那就叫你罗伯托吧。在这儿歇歇脚，我会回来接你的。”

“好的，”年轻人说，“可是，你打算走这条路下山去桥头吗？”

“不。去桥头时，我们会走另一条路的。距离短一些，路也好走些。”

“我不想把这些器材存放在离桥头太远的地方。”

“等着瞧吧。如果你不满意，我们就另找地方。”

“我们先看看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两只背包旁，注视着老人朝岩石架上爬去。攀岩对这老头儿

① 这是小说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的名字的西班牙语发音的音译。

来说并不难，况且从他不需要摸来摸去就能找到抓手的样子来看，年轻人也就明白，这个地方他以前已经攀爬过好多次了。不过，但凡上去过的人，向来都会很小心而不留下任何痕迹的。

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此时已是饿极了，而且还忧心忡忡。他虽时常挨饿，但一般不会愁眉不展，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会遇到什么不测，再说，凭着经验他也知道，在整个儿处于敌后封锁线的这一地区开展活动有多简单。只要有一个好向导，在敌后活动与往返穿插敌人的防线一样简单。唯一需要重视的是，万一被抓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难就难在这一点上；除此之外，还须判断出谁才是可以信赖的。你必须完全信赖与你协同工作的人，要么就丝毫也别相信他，而且，在能不能信赖这个问题上，你务必做出决断。他根本不担忧这些事情。但还是有别的问题要考虑的。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一个好向导，而且在山区行走的本领极强。罗伯特·乔丹自己也算得上是一个步履矫健的人了，但是根据从天亮前就跟随他一直走到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知道，这老头儿在行走这方面准能把他给活活累死。罗伯特·乔丹相信这个人，到目前为止，除了判断力这一点之外，这个安塞尔莫处处都是信得过的。他还没有找到机会来考量这老头儿的判断力呢，不过，不管怎么说，有没有判断力原本也是他自己的事。不，他并不担心安塞尔莫，炸桥的问题也不见得会比诸多其他问题难多少。他深谙炸桥的方法，凡是你能说得出台型的任何桥梁，他都能把它炸毁，因为他已经炸毁过各种不同结构、各种不同规模的桥梁了。这两只背包里装有足够的炸药和全套器材，能恰到好处地炸掉这座大桥，即便它比安塞尔莫所报告的再大一倍，也不成问题，因为他记得，1933年他徒步旅行去拉格兰哈^①的途中，就曾从这座桥上走过，而

① 拉格兰哈为西班牙中部塞哥维亚附近的一座小山城，在18世纪时曾为西班牙皇室的避暑之地，在首都马德里以北约80公里处。

且，前天晚上，在埃斯科利亚尔^①城外的别墅里，戈尔茨还在楼上的房间里亲口向他详细交代过有关这座桥梁的具体资料。

“炸毁这座桥梁算不了什么。”戈尔茨当时说道。灯光照在他那头发剃得精光的疤痕累累的脑袋上。他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指点点着：“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

“绝对算不了什么。仅仅炸毁大桥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是的，将军同志。”

“要根据预先计划好的进攻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掉这座桥梁，这才是你应当完成的任务。这一点你当然是明白的。这就是你的权利和你该如何完成这次任务的方法。”

戈尔茨看了看手中的铅笔，然后用铅笔轻轻敲击着自己的牙齿。

罗伯特·乔丹当时什么也没说。

“你明白，这就是你的权利和这次任务该如何完成的方法，”戈尔茨注视着他，点点头，并用铅笔轻轻敲击着那张地图，然后又接着说，“这就是我应当采取的措施。这也正是我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呢，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茨十分生气地说，“你已经亲眼目睹过多少次进攻啦？还问我为什么！我们拿什么来保证我的命令不会被改变？拿什么来保证这次进攻不会因种种借口而被取消？拿什么来保证这次进攻不会被推迟？拿什么来保证这一次就能够按计划在内六小时内发起进攻？又有哪一次进攻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

“如果是你指挥的进攻，就一定能按时发起。”罗伯特·乔丹说。

“我根本就指挥不了任何进攻，”戈尔茨说，“我制定进攻计划。但

^① 埃斯科利亚尔为西班牙历史文化名城，位于首都马德里西北部约45公里处，是西班牙皇室的行宫所在地之一，城内有众多旧皇宫、修道院、博物馆等名胜古迹。

我却指挥不动。炮兵不归我管。我得提出申请。我从来就没得到过我要求得到的支持，即便他们手头有能够动用的力量，也不肯给。这算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了。还有许多别的问题呢。你是知道那些人的作派的。这些事就不必细说啦。总是出纰漏。总是有人会插手干预。所以，你现在在一定要心里有数。”

“所以我才要问，该在什么时间把桥炸掉？”罗伯特·乔丹问道。

“发起进攻之后。一旦开始进攻，就应立即炸桥，不可提前。这样，敌军的增援部队就不可能从那条公路上开过来。”他用铅笔比划着，“我必须确切地知道，没有任何增援部队能沿着那条公路开过来。”

“那么，什么时候发起进攻呢？”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你只可把日期和具体时间视为一种可能性，只能权作参考。你必须为那个时刻做好一切准备。一旦发起进攻，你就立即炸桥。你明白了吗？”他用铅笔标出了那个位置，“这是他们的增援部队能够开出来的唯一道路。这是他们的坦克、大炮、装甲车能够开上我们所攻击的那个山口的唯一通道。我必须确切地知道，那座大桥已被炸掉。决不能提前，否则，万一进攻被推迟，他们完全有可能把桥又修好了。那是绝对不行的。炸桥这件事必须放在进攻发起之时，而且我必须知道，大桥已不复存在。桥上只有两个哨兵。马上会和你一起出发的那个人刚从那儿回来。据他们说，此人还是相当可靠的。你会对他有所了解。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人，就召集多少人。人手的使用上要尽量少而精。这些事情就用不着我来教你啦。”

“可是，我怎么判断进攻已经发起了呢？”

“担任这次进攻的部队有整整一个师。进攻发起时先用飞机从空中进行轰炸。你不至于耳聋吧？”

“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要飞机一投弹，进攻就算开始了？”

“你可不能老是像这样认死理呀，”戈尔茨摇着头说，“不过，这一回倒是可以的。这次进攻是我指挥的。”

“我明白啦，”罗伯特·乔丹说，“说实话，我并不十分乐意执行这项任务。”

“我也不是十分乐意啊。如果你不想执行这项任务，现在就说，还为时不晚。如果你认为你干不了这个，现在就说，还为时不晚。”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会完成任务的，没问题。”

“我必须了解的正是这一点，”戈尔茨说，“务必做到，不能让任何敌军从那座大桥上开过来。这一点要绝对保证。”

“我明白。”

“我不喜欢强人所难，逼迫他们去做这类事情，而且还要他们必须按这种方式去做，”戈尔茨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去执行这项任务。我也知道，在我提出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之后，你也许要迫不得已地采取一些措施。我把话说得很透、很细，目的就是让你明白，让你对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做到心中有数。”

“可是，如果那座桥被炸了，你的部队又如何向拉格兰哈推进呢？”

“部队攻克那个山口之后，我们紧接着就要修复大桥。这是一次非常复杂也非常漂亮的战役，其复杂程度和漂亮程度丝毫不亚于以往任何一场战役。作战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是那位失意教授维森特·洛霍^①的又一杰作。我来具体部署这次进攻，但我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指挥作战的，向来如此。尽管兵力不足，但这一仗还是很有把握的。我对这一仗的看法比以往要乐观得多。只要毁掉那座桥，成功也就在望了。我们就可以拿下塞哥维亚^②。你听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仗该怎么

① 维森特·洛霍（Vicente Rojo Lluh，1894—1966）：毕业于托莱多军事学院，并留校任职，后来在玻利维亚军事学院任教授，是西班牙陆军重要将领之一；西班牙内战期间任政府军总参谋长。

② 塞哥维亚，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是西班牙中北部重要城市，塞哥维亚省的省会，在首都马德里附近，北临巴利亚多利德省和布尔格斯省，西邻阿维拉省，南邻首都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省，东临索利亚省，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书所涉及的政府军和法西斯军队的大会战即在该地区展开。

打。你明白了吗？我们要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山口的最高点。我们要占领它。我们要向纵深推进。瞧——这儿——像这样——”

“我宁可不知道这些。”罗伯特·乔丹说。

“好，”戈尔茨说，“从另一个方面说，你也少背思想包袱了，是吗？”

“我宁可永远也不知道这些。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泄露秘密的人就绝对不可能是我啦。”

“的确还是不知道为好，”戈尔茨用铅笔在额头上挠了挠，“我也无数次地希望过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呢。但是，你必须知道有关那座桥梁的情况，这件事你确实是知道的，是吗？”

“是的。这件事我知道。”

“我相信你是知道的，”戈尔茨说，“我也不需要再对你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了。我们来喝杯酒吧。话说多了，口也渴啦，霍丹同志。你的名字用西班牙语来读，就变成‘霍丹’或‘霍顿’了，真逗啊，霍丹同志。”

“你的名字‘戈尔茨’，用西班牙语该怎么读呢，将军同志？”

“‘霍泽’。”戈尔茨笑嘻嘻地说，声音是从他喉咙深处发出来的，就像得了重感冒的人在咯痰一样。“‘霍泽’呀，”他嗓音嘶哑地说，“‘霍泽将军同志’。要是早知道‘戈尔茨’用西班牙语来发音，声音居然会变成这种样子，我来这儿打仗之前就会给自己取一个好听点儿的名字了。当我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去指挥一个师了，我完全可以为自己挑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名字了，可是却偏偏挑了个‘霍泽’。‘霍泽将军’。现在要改已经来不及啦。你觉得 *partizan* 怎么样？这是个俄语单词，意思是‘在敌后打游击’。”

“非常喜欢啊，”罗伯特·乔丹笑嘻嘻地说，“在野外活动，对健康大有好处呢。”

“我在你这个年龄时，也非常喜欢干这个，”戈尔茨说，“据他们说，你很擅于炸桥。还很有一套办法呢。我从没亲眼看你炸过桥。说不

定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吧。你真的会把好端端的桥给炸了吗？”他此时居然开起了玩笑。“喝了这杯吧，”他把那杯西班牙白兰地递给了罗伯特·乔丹，“你真的会炸掉它们？”

“只是偶尔为之吧。”

“对这座桥，你最好别说什么‘只是偶尔为之’的话。算啦，我们别再谈这座桥了。你现在对那座桥的情况已经有足够的了解啦。我们平时太严肃，所以开起玩笑来也会很过分的。喂，过了封锁线，到了那边，你有不少妞儿在等着你呢？”

“没有，哪有时间泡妞啊。”

“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任务越是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了。你执行的就是一项很不正规的任务啊。还有，你需要理发啦。”

“我要等头发长到需要理时才会去理呢。”罗伯特·乔丹说。如果他也像戈尔茨那样把头发剃个精光，那才叫见鬼呢。“我要考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哪有闲工夫去泡妞啊。”他满脸不高兴地说。

“我应当穿哪种制服？”罗伯特·乔丹问道。

“什么制服都不穿，”戈尔茨说，“你的头发理得还行。我刚才是在逗你玩儿呢。你跟我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戈尔茨边说边把两人的酒杯再次斟满。

“你绝不会只想着泡妞的事儿。我是根本不想的。我为什么要想？我是苏维埃将军。我压根儿不想。不要企图把我套进相思的陷阱里。”

他的一个参谋人员，原本一直坐在椅子上在仔细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此时突然用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朝他大叫起来。

“闭嘴！”戈尔茨说，他用的是英语，“我想开玩笑就开。因为我平时太严肃，所以我才要开玩笑。喝了这杯就走吧。你明白了吧，呃？”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我明白了。”

他们握手告别，他又行了个军礼，然后走出屋外，来到参谋部派出的小车边，那位老者早已等候在车内，已经睡着了。他们就乘坐这辆车

一路向前驶去，途中经过了瓜达拉马城，那老头儿一直在呼呼大睡，此后，他们又沿着纳瓦塞拉达公路驶向了“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的棚屋，在那儿，他，罗伯特·乔丹，在出发前先睡了三个小时。

这便是他上一次面见戈尔茨时的情景，戈尔茨长着一张白得出奇、似乎永远也晒不黑的脸，一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大鼻子，薄嘴唇，剃得精光的脑袋上布满皱纹和伤疤。明天晚上，他们就要趁着夜色集结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的公路上，在那儿整装待发了；黑暗中将会出现络绎不绝的装载步兵的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们会纷纷爬上卡车；重机枪分队会把他们的机关枪抬上卡车；坦克也会顺着垫木开上专门运送坦克的那种车身很长的大卡车；要在夜色中把这个师的兵力全都拉出来，部署好，准备对山口发起总攻。他不需要去考虑那些事。那也不是他该管的事。那是戈尔茨的事。他该干的只有一件事，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他还必须理清头绪，把随时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考虑周全，并且不能发急。发急和害怕一样糟糕，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加难办。

此刻，他坐在山涧旁，望着清澈的溪水在岩石缝里流淌着，并发现溪涧的对岸竟然有一畦茂密的水芹。他跨过山涧，拔了满满两大把，在溪流中洗净根部的泥土，然后返回原地，在背包旁坐下，嚼食起水芹那洁净、清凉的绿叶和脆嫩、味如青椒的茎梗。接着，他双膝着地趴在涧边，并随手将挂在皮带上的自动手枪挪至后腰，以免弄湿，然后双手各撑着一块砾石，俯下身子，喝了几口山涧里的水。溪水冰冷彻骨。

他双手撑起身子，扭过头来，恰好看见那老头儿正从山崖上的那块岩石架上往下爬。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也穿着农民的黑罩衫和深灰色裤子，脚蹬一双绳底鞋，这身装束几乎已成为该省的统一制服了。此人身背一支卡宾枪，头上没戴帽子。他们二人攀附着岩石一路爬下来，利索得如同山羊。

他们朝他走来，罗伯特·乔丹立即站起身子。

“你好，同志！”他用西班牙语对身背卡宾枪的人说，并朝他笑了笑。

“你好！”对方也用西班牙语应了一声，态度很勉强。罗伯特·乔丹注视着此人一张肥嘟嘟布满胡子茬儿的大脸。这张脸几乎是圆滚滚的，他的脑袋也是圆滚滚的，差点儿就埋在双肩上了。他的眼睛很小，间距却很宽，他的耳朵也很小，紧贴着脑袋。他身材粗壮，身高约5英尺10英寸，手很大，脚也很大。他的鼻子因受过伤而开裂了，嘴角也受过伤，那条刀疤横贯在他的上嘴唇和下颌之间，十分显眼，满脸的胡子也遮不住它。

老头儿朝此人点点头，并笑了笑。

“他是这儿的头儿，”他一边笑嘻嘻地说着，一边屈曲着双臂，仿佛想展示一下他那鼓凸的肌肉，然后又看了看那个身背卡宾枪的人，神情中半是钦佩，半是嘲弄，“一条身强力壮的好汉呢。”

“我看得出。”罗伯特·乔丹说，并又朝他微微一笑。他不喜欢此人的长相，因此内心里一点儿也笑不出来。

“你用什么来证明你的身份？”那位身背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解开锁扣在口袋盖上的别针，从法兰绒衬衣的左侧胸袋中取出一张折叠着的证件，并随手递给了此人。此人展开证件，满脸狐疑地看了看，又把证件在手中颠来倒去地查验了几下。

如此看来，他不识字呀，罗伯特·乔丹看出这一点了。

“看看盖在那儿的图章吧。”他说。

老头儿指了指那枚图章，于是，那位身背卡宾枪的人使用手指夹着证件，翻来覆去地查看着那枚图章。

“这是什么图章？”

“你从没见过吗？”

“没有。”

“有两个图章呢，”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 S. I. M. —— 军事情报部的。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

“是啊，我以前见过这枚图章。但是在这儿，可以发号施令的人只